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快心編傳奇三集

第一回 脫奸謀侍兒有智 搶新婦公子無緣

詞曰：坦途誰料起風波，鬼域人情可奈何？賴有靈心先覷破，堪賀！荆山美璞幸無磨。洞房擬便生春色，未必那兒鸞鳳入網羅。從此奸謀何處使？休矣。但教羞悶釀沉痾。——右調《定風波》

前集說那李麗娟因叔父再思強預婚煙之事，愁恨萬端，正與蘭英切切私語，忽見再思又上樓來，蹙額道：「姪女，你可知道一樁奇禍？」麗娟失驚道：「有甚奇禍？」再思道：「你爹爹不好了。」麗娟大驚道：「爹爹有甚不好？叔叔那裡得信？」說罷，潸然淚下。再思道：「方才我在州前，有管塘報的向我說：『有角公文，報令兄大人在宿遷地方被賊放藥箭，射中肩窩，命在呼吸。』我想藥箭好不利害，憑你強壯少年，也經他不起，何況你爹爹年老，卻怎當得這般毒箭？料來是不好的了！」麗娟放聲大哭，蘭英亦哭起來。二娘等以及家人媳婦們聽見哭聲，都來問詢。那時間，合家鬧得沸反。二娘道：「二爺此信可真？不要是那人說謊。」再思道：「我去取報看的，果係是真。」麗娟道：「姪女是女流，不能出門行走，叔叔乃是至親手足，相求速往宿遷探問。倘爹爹病重，叔叔也好料理；若平安無事，連忙寄信回來，使姪女心腸放下。萬望叔叔念骨肉至情，不辭跋涉，走這一遭。」說罷，便向再思跪拜。二娘慌忙扶起。李再思見姪女那等懇切，本待回他不去，卻礙著自家弟兄，怎好不理？若去到宿遷打探，又因世譽的親事在心，只得含糊道：「那有什麼說。只是我有一節要緊事不曾就緒，須俟一二日方可。」麗娟含淚道：「方才叔叔說命在呼吸，倘去遲了，便不濟事。」再思笑道：「此去離宿遷有半月多路程，他那裡報來，已是半月，我即連夜飛去，倘前日發報之後，即便危篤，我去原不及了。」麗娟見說有理，乃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叔叔把事體速速料理完訖，恐耽延日子了。」再思道：「那個自然。」說罷，便下樓去。三走。此走差可。

麗娟思量父親，又復痛哭。二娘苦苦勸慰，方才住淚。便叫王忠，吩咐隨二爺往宿遷去，即付了盤纏，連夜打點行李，又叫張惠去問卜求籤，都說性命無礙。麗娟心上那能釋然？

且說李再思雖許了姪女一兩日後起身，其實心下原不作料，倘姪女再來催促，怎生抵賴？猛得一計，連忙差一心腹小廝，叫做喜兒，去買了一服巴豆丸，私自吃下。賊智。停了半日，卻也作怪，那些藥料治病不見效，發病立刻見功。果然的一會兒肚裡天翻地覆，大叫疼痛，倒在床上，手舞足蹈。唬得二娘手忙腳亂，不知為何。小桃早到麗娟處報知，麗娟道：「今早好好的，為何這般光景？」即走過來探問。再思只管哼哼的，忽然叫道：「拿淨桶來，我要解手！」小桃星飛取至，掀開了蓋，才坐上去，糞鬥後好像裝了漏斗一般，直瀉黃河，口中連牽打噎。忽然身子一倒，把一淨桶的尿屎傾翻了一樓板，再思渾身弄得骯髒希臭，滿樓臭氣薰天。麗娟立腳不定，走回自己樓上，暗自思忖：「好端端的人，一霎時便染此暴病，卻也奇怪！」你道李再思吃了巴豆丸，不過淺瀉而已，怎麼便至打噎跌倒？原來是故意如此，裝得兇險，好掩人耳目。

那時二娘、小桃等替再思通身換了衣服，扶他床上睡了。一面著丫鬟們打掃樓板，燒香熏過，便叫家人去請醫調治。醫生來看過，說是霍亂吐瀉症候，卻來得險些；脈息浮而無力，須慢慢的調養精神，扶起脾胃；要好等得半月，切不可動氣勞碌。一連著床暈了兩日。麗娟日至床前問詢，見叔叔動彈不得，便與他商議。再思停了晌時，方有聲無力的道：「我本欲即去宿遷看你爹爹消耗，那知我今忽然犯這暴病，等好起來不知幾時脫體。你爹爹處也不可緩，該應先打發王忠去，我的性命不知在那裡哩！」說完，閉了兩眼，睡著去了。

麗娟回房與蘭英商議，蘭英道：「既然二爺去不得，只索差王忠去，沒有別樣商量。」麗娟乃叫王忠來，吩咐道：「今日曾打聽得塘報如何？」王忠道：「今日小的去查，卻好有得報來：官軍尚圍著宿遷，沒有別話。正要來稟上小姐。」麗娟道：「如今二爺抱病，不能出門。你到明日先獨往宿遷去罷。我也沒有寫書，但對老爺說，聞知被箭消息，故差來看視。倘未全愈，你便住那邊伏侍幾天，等好了回來。先須差人回來報我。老爺若已好了，你就回來罷。萬一兇險，千萬小心料理。」說到此處，悲咽不勝。才是為人子待父母之禮。王忠道：「小的一總理會得。前日已將行李打點停當，明日就起身去。」即向麗娟磕了頭，下樓去了。

到明早，王忠一人一騎，便向宿遷進發。麗娟時常差張惠往報房查看，到家來回音時，麗娟便捏著中指的忍，惟恐說出兇險的話來。至情，極其摹寫。見說都沒恁歹信，也稍放下些心。

一日，同蘭英在窗前繡鞋，只見二娘走到，麗娟迎住問道：「叔叔兩日來身體何如？」二娘道：「也只半眠半起。鎮日的有人來找，沒本事出去會話。王忠去了幾日了，小姐曾叫人到報房裡打聽得消息麼？」麗娟道：「曾著張惠往外打聽，都說沒有恁凶信報來。究竟不知怎麼的，叫我鎮日委決不下。就做些針黹兒，都有心沒相的。」二娘道：「昨日二爺晚上也差李興去報房裡問的，也說沒有甚別消息，料也無妨。」麗娟愀然道：「只願如此便好。」秋黍取茶來吃過。二娘道：「二爺有什麼話要與小姐說，二爺走不動，要請小姐過去。」麗娟聽說，心裡突然一跳，不知又有甚話，卻不好問明。乃起身道：「同二娘去，叔叔在樓上麼？」二娘道：「正是。」麗娟便走，蘭英乃叫春香道：「春姐，你把針線兒收了，我隨了小姐去來。」麗娟道：「正是，你且把針線收過著。」一行兒三人便下樓。

到再思臥樓上，只見再思包著頭，靠坐在椅子上。麗娟叫道：「叔叔！」再思把身子略起一起道：「小姐，你坐了。」麗娟向下首坐了，道：「叔叔有何吩咐？這兩日身子又好些？」再思道：「略略好些。昨日我差李興去報房裡問你爹爹消息，沒有恁別信，料也不妨事。前日王忠去，我止叫他問聲，連書都沒有寫。今請你來，沒有別話，今日是九月二十五日，再過了五天，便是十月朝了，向來合家去墳前祭掃。到那日我身子若好，便同你們去，若還不健，我便打發你們去罷，故請你來說知。」麗娟心下轉一念時，乃道：「春秋祭掃，自然要去。若得叔叔同去，便好；敘家常景況，逼真入情。倘叔叔身子不健，姪女也不便出門。」再思道：「你久不在家，今初回，理當祭掃。有你哥子同行，去也何妨。」麗娟道：「且到那日，再行斟酌。」坐了一回，見沒有話說，便別了再思、二娘，同蘭英回來。

張惠妻子隨著上樓道：「小姐在二娘那裡去來？」麗娟道：「二爺請我去，為十月朝祭掃事。」張婆道：「小姐去不去呢？」麗娟道：「二爺若不去，我也不便去。」張婆道：「這也說得是。」麗娟重取出鞋子，做了一回。到晚上，麗娟吃晚飯，張婆上樓來道：「小姐，十月朝祭掃，只怕小姐該去哩。」麗娟道：「為什麼該去？」張婆道：「方才張惠在城外，會見慧圓庵裡老香公，他竟不知小姐回來，說起了，方才曉得。他說趕回去，明日叫淨蓮姑來看小姐哩。我想，老夫人在生時，也有偌多東西舍在那庵裡，原是看墳的香火庵，淨蓮出家，也是老夫人替他剃度，後來淨蓮當了庵主，每到春秋祭掃時，就在庵裡歇宿。為此故，更舍施庵田二十畝。老夫人已死十多年了，小姐已是十多年不到墳上。今次初回，也該做些功德與老夫人，到墳前祭奠，也該應的。有那淨蓮庵院在那裡，便歇宿一兩天，也不妨事。我向來竟已忘記了，才得記起，故此來與小姐說知。」見得張婆是老家婆，有話也肯來說。

麗娟道：「前日初回家時，我心上原轉念要做些懺事與太太，卻忘了淨蓮姑子。近日為二爺病患，更因老爺中箭消息，鎮日心頭忽忽的。不是你說，我竟一總忘了。」沉吟了一回道：「便是那般說，到墳上去祭掃，就在淨蓮庵中做幾日道場，卻也一舉兩得。那淨蓮雖然幼時熟識，因是暫時相會，如今已忘了他的面目，更不知他做人是怎麼樣的。」張婆道：「再沒有那淨蓮姑子做人好了。老爺從來不許姑子上門，獨自叫淨蓮好。那淨蓮是老夫人舅家鄰居，四十多歲，喪了丈夫，立志守節，翁姑幾次逼嫁，幾番上吊救免，情願棄了兒女出家，故此老夫人送他到慧圓庵裡。老爺向來道他是個正經人。他的做人也老實，也再不會說騙人家東西。不像如今那班姑子，會虛頭霍臉，裝神弄鬼。如今尼姑真會弄鬼。他一知道小姐回來，明日必准來的。小姐就與他說了禮懺事情，到明朝正好去拈香。」麗娟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明早須去與二爺說知。」當夜無話。

到明日上午，便將追薦之事，過去與再思說知。再思心裡大為樂意，極口稱贊道：「賢姪女好孝心，正該如此。我那日若身子

健了些便去；倘還不能脫體，你與哥哥同行罷。」麗娟坐了半晌，又說說淨蓮的事，即別了回來。

吃過午飯，將近下午時候，只見張婆先上樓道：「小姐，淨蓮師父來了。」麗娟道：「請來。」言未畢，只見淨蓮在前，二娘在後，一齊走到。淨蓮先叫了「小姐，一別十年，小姐長得這般標緻了。」小姐也叫了「師父」，相見過，二娘道：「方才師父說，特來看小姐。先到我那邊見了二爺，叫我陪著來的。小姐別了多年，只怕也有些忘了。」便各坐下。麗娟道：「見面時自然認得。師父今年高壽多少？」淨蓮道：「五十八歲。方才問二娘，知小姐青春十七，相貌這般標緻，真是前生修來福分，蓮花化生的。」蘭英送上茶，淨蓮道：「那位就是安家姐姐麼？那年也還幼小，如今年紀只怕也與小姐相仿，相貌也恁般好。小姐在任上時，及回來，都平安？小姐回來已三個月頭，小尼總不知道，來看遲了，小姐休要見怪！」麗娟道：「怎說這話！我回來沒有差人候你，原作料十月朝祭墓，便來看相。」

張婆上樓道：「方才師父有四盒禮，叫香公擔來的，現在樓下，候小姐收不收？」尼姑來，帶著盒禮，情理所必有。一絲不漏。麗娟道：「怎便多謝師父！我沒有相送，反承見惠，卻不當了。」淨蓮道：「昨日香公回來說知了，急欲來看小姐，沒有備得好禮，胡亂買些粗點心來，定不中小姐吃的。」麗娟道：「多謝師父美意，怎說這話！」只見張婆同秋黍等搬盒上樓，乃是兩盒的涿州餅，一盒葡萄，一盒龍眼，將來收過了。春香送茶來吃，蘭英便備了一席點心，擺在中間桌子上。三人坐下吃茶。麗娟問了祖塋，及母親墳墓。淨蓮道：「有小尼等在彼朝夕看覷，都是好的。」麗娟又問了庵中幾位女師？淨蓮道：「連老香公、燒火媽子，共是七人。」茶罷，小桃、張婆等又擺上飯來，吃過，淨蓮要別。

麗娟道：「今日師父早來，到此已是午後，如今將要夜了，卻要回去，那裡走得及？我還有話與師父說。」二娘道：「今日生成宿了去，不消客套。」淨蓮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小尼怎敢客套？只是不該吵鬧小姐。城中有法慶庵，也是我們眷屬，離此不遠，意欲那裡宿歇。小姐既有話吩咐，自當從命了。」便下樓對老香公道：「承小姐留我住了，你可往法慶庵去宿罷。明日早來同我下鄉。」麗娟叫蘭英封了二錢銀子，付香公作腳力。停了一回，擺上素酒。素玉也請來相陪。淨蓮不會飲酒，略略見意。麗娟與素玉也不吃。二娘道：「秋黍，你拿酒壺與我，等我自斟。」秋黍即遞上酒壺，二娘取來，自篩自飲。淨蓮問一會老爺的官，問一回小姐路途辛苦，說一回土賊消息。麗娟乃將十月朝掃墓及做功德的話說知，要做三日道場。一者為保護老父滅賊還朝，身體康健；二者追薦老夫人，以資冥福。淨蓮見說，大喜道：「小姐孝念如此，自然感動神天，存歿皆蒙佛佑。」麗娟道：「我一回來。即有此念，師父若不到來，亦要著人知會。」淨蓮道：「定於那日啟建？小尼便好準備。約得幾眾女師？」麗娟道：「就是來月初一日起，至初三日止。女師便請七位罷。」淨蓮道：「小尼只好打雜，本庵只有四人，就在法慶庵裡請了三位罷。初一起建道場。小姐初一來掃墓，正好拈香。」

當下講夠多時，將及一鼓，大家吃過晚飯，二娘道：「師父，今夜何處安置？」淨蓮道：「胡亂些罷。」麗娟道：「就在我床上睡。」淨蓮道：「小姐請獨自睡罷，我日裡已看得了，小姐床橫，想是安家姐姐的床，我與安家姐姐同睡罷。」麗娟再四請他，淨蓮只是不肯。二娘道：「既然師父不肯，便與蘭英同睡，也是一般。」蘭英見說，便另取一被，向自己床上鋪下。淨蓮笑道：「嚇，安家姐姐，你就是這等憎嫌我老人家，不許親近你的香體麼？」蘭英道：「恐我們被褥髒，故此另鋪的。」淨蓮笑道：「我是這般說笑。」二娘等也笑起來。又吃了一回茶，北人不喜吃茶，麗娟隨任南邊，吃慣了福建武夷茶了。二娘同素玉別去。

歇宿一夜。來早起身，吃過點心，只見張婆來說：「香公來了，要同淨蓮師父回去。」麗娟要留一天，淨蓮必要下鄉，且要到法慶庵去請三眾女尼。麗娟因令廚下一面早做素飯，一面取出白銀一兩，付與淨蓮，以作香資齋供。淨蓮接了，十分致謝道：「到那日隔晚，小尼當進城來請。」麗娟道：「一則路遠，二來師父年高，不必多這一番往返。」淨蓮吃過飯，作別起身。麗娟送下樓來便住，二娘直送到大廳方別。淨蓮又到法慶庵知會了，方回本庵。

那時李再思還裝著病，總不下樓。麗娟又向叔叔說知初一做道場，諸項都令淨蓮料理。再思肚裡暗喜，私下叫喜兒去白子相家送信。白子相即往劉家約會。

到了九月三十日，麗娟便到再思樓上說話，再思道：「我身體尚未全愈，不能前去。二娘要服侍我，也不能去。你妹子連日說有些不快，也未必去了。」麗娟道：「叔叔若不便勞碌，二娘要在家伏侍，不去罷了。妹子有何不快？便去也不妨。況十月朝，理當祭掃。」二娘道：「二小姐連日說要去，他身子向來是這般的，正好去散散心兒。」再思道：「去不得。今季天道覺得風霜利害，他身子軟弱，不去的是。」二娘道：「你身子不好，我要在家照應你，我又去不得；二小姐若不去，大小姐卻叫誰作伴呢？」再思沉吟一回道：「昨日王州判家來借我的轎子，要往鄉里去。今素玉若去，大轎卻不在家。」二娘道：「轉到別家借去。」再思道：「明日往墳上去，直待初四上來，別人家的東西那肯借與人許多日子？若空轎抬來抬去，見得費力，更兼費事。」二娘道：「若這般說，二小姐便坐小轎罷。」正經說話，卻合著了他歹意。麗娟道：「妹妹若然小轎，我也不必用大轎了。」再思道：「你是初回來，生成坐了大轎去。你妹子便是小轎罷了。」當下商議定了。

到明日早上，麗娟令張惠備辦了祭儀，請兄妹來一同吃了早飯。梳妝穿著，別了再思，帶了蘭英、春香，並張媽跟隨，素玉令小丹、李媽跟去。二娘等俱送至大門。麗娟坐了大轎，眾人坐了小轎，李彥直、張忠、李興並小廝等俱騎了馬，另叫兩個腳夫挑了許多祭物，另以頭口馱了那些鋪程，一行人便望慧圓庵來。

行夠多時，尚離庵五六里路，早有淨蓮同香公來接著。直到庵門下轎。蘭英等先出轎扶持，然後麗娟同素玉出轎進庵，諸女尼人等都來相見。淨蓮先請麗娟兄妹三人，到客寮裡先吃了點心，淨了手，各到佛前拈香，然後到祖墓上來。

開了側裡一頭牆門，便是墳前甬道，有那些樹木扶疏。張惠已同李興等在祖墓前擺下兩桌祭筵。麗娟母親的墳墓，另有一個羅牆，拜台上也擺下祭筵一席。李彥直各先拜過了。麗娟先拜了祖墓，後到母親墓前設祭奠酒，燒化黃錢冥器，哀哭一回。那時已是向晚時候，中齋已過，淨蓮重新直疏，麗娟又拜了佛。淨蓮已備下幾席素飯，上下人等俱各吃酒。張惠吩咐轎夫等一總進城，初四日絕早來接。轎子俱安放在後邊空屋裡。

淨蓮同了麗娟兄妹，把庵中各處走看。那庵卻也寬敞，共四進房子。第一進，山門一帶五間，著東一間起一個閣，供奉白衣觀音像，有一個匾，題「白雲閣」三字，就是李奇勛寫的，閣外便是大路；庵左邊也有七八家人家，四邊眺望，盡為空闊，大路上行人也少。第二進，佛堂三間，東西兩旁對面廂房，各三間，東三間是禪堂，西三間是個小客座，可以安歇之處。第三進共七間，中三間是客寮，兩旁各二間，是尼僧臥房；東西對面各有廂房兩間，東兩間亦是臥室，西兩間是堆貯米糧器物之所，名為庫房。後邊一帶七間，兩旁廂房四間，是灶室、浴堂、柴房、磨房、雜作等屋；燒火媽子同一小尼宿在後邊，香公宿在山門旁屋。歷歷如見。麗娟等一一看過，卻也井井有條。淨蓮指點小姐們在客寮左邊臥房裡歇宿，李彥直同小廝等在客寮右邊房裡做臥處。各將鋪陳鋪設停當，眾尼都在東二間廂房臥室裡睡覺。李興、張惠等各宿外邊。頭口喂在門房裡。一一料理已畢，看看紅日西沉，眾尼做了功課，吃了晚飯，各就安寢。

明日起身梳洗，眾尼依舊去唸經拜懺，麗娟兄妹們又到閣上閒眺。一連三日。到了初三，功德完滿，麗娟又出些齋襴錢，眾尼不勝感謝。香公及服侍人等，各有賞賜。

到夜來，麗娟覺得有些疲倦，上床再睡不著，只管翻來覆去。蘭英等聽見小姐只管翻身，便問道：「小姐，怎麼今夜睡不著？想是連日辛苦了。」麗娟道：「也沒恁辛苦，不知為何這般難睡。」約半夜有餘，方才合眼，朦朧之間，只見老夫人來道：「麗娟孩兒，難得你這等孝念，明日你有虛驚，做娘的自來照顧。」說罷就走。孝順女兒耽受虛驚，母魂自來托夢，必然之理。毋足怪也。麗娟見是母親，一把拖住衣裳道：「母親，你那裡去？」老夫人道：「我兒，你不要扯我，那邊卻有人來了。」轉眼不見了夫人。扯住的卻是叔叔再思。麗娟便道：「叔叔見我母親來？」再思道：「誰見你母親來？我已將你許了人家也。」麗娟見說，吃驚不小，放了手要理論時，忽然不見了再思，卻聽得四下裡金鼓震天，人聲喧駁，像似兵馬殺將來了，心下便想道：「母親方才說我

有虛驚，必是這個事情了。母親又道『自來照顧』，怎麼不見？」便連叫：「母親救我，母親救我！」猛然驚醒。逼真夢境。

那時素玉與蘭英都覺在床上，聽得麗娟夢裡聲喚，一齊驚詫，問詢夢中有何駭異，這等喊叫？麗娟定了神魂，覺道詫異，扯謊道：「夢中與老夫人到一池邊遊玩，失腳幾墮，是以驚醒。」眾人都胡亂安慰了一番。

天明起身。那日卻要進城了，即連忙梳洗。素玉到那邊彥直房裡去說話。麗娟推說解手，眾尼與丫鬟們都走開了。麗娟便與蘭英備細說夢中之事，道：「叔叔必有暗算，故老夫人夢中示警。」蘭英驚愕道：「必有暗算。前日下鄉隔晚，小姐去與二爺說話，二爺便不肯放二小姐同來，後又推托大轎不在家，二娘說了小轎，才依允了。那種情景，大有可疑。今太太夢中顯示，決有虛驚，不可不防。」麗娟道：「你試想，如今入城，那裡見得虛驚來？」蘭英一想道：「除非路上搶了小姐轎子去，這便是他們的歹念頭了。」蘭英有智。麗娟猛然道：「是呀，不令大轎同來，顯有分別記認。當如何更換了便好？」蘭英道：「小姐少間只推身子不快，我自有的。」麗娟尚未會意，方要再說，素玉同小丹來了，便不說了。

麗娟先與淨蓮相謝敘別，淨蓮料不好留，便令做飯。麗娟又到墓前拜別。少刻轎夫都到。麗娟等又到白雲閣上閒望。那閣外雖則大路，連日上閣，不見有人來往。那早見有一人，不似鄉里人的式樣，在山門口探望。麗娟在那鄉野地方也不避人，只見那人抬頭見了麗娟等，遂把頭低了，佯佯的走往東去。又見東邊有人來，與那人說些話，便同往東去。那時彥直同素玉指東話西，那裡在意？獨有麗娟與蘭英，卻步步觸發的。麗娟想：「大凡人見了女人，便呆呆打睏；那人一見便低頭，他心便知是我了，妙。大可疑慮。」蘭英亦見此光景，看一看小姐，麗娟也看一看蘭英，兩人各自會意。蘭英道：「大相公，那邊人走的路，到那裡去的？」彥直道：「那便是上城的路。我們前日打從那裡來的，你又忘記了？」只見淨蓮來請道：「有飯了，請相公小姐們裡邊用飯。」便一齊下閣。

進來坐定。麗娟道：「今日恁般寒冷。」彥直道：「日色甚好，更沒有風，不十分寒冷。」只見麗娟似有打顫之狀。蘭英驚詫道：「小姐，你怕冷麼？你身子有些寒顫哩。」蘭英真會見景生情。淨蓮見了，甚是不安，要留再住。麗娟只是不肯。蘭英道：「前日小姐下鄉，坐了大轎，太覺空闊，想是受了些風寒了。我去衣包裡再拿件棉襖來穿。」彥直與素玉等亦皆錯愕。蘭英拿了一領水綠潞摺綿襖，與麗娟穿了。淨蓮道：「小姐，你身子不好，可好用飯。」麗娟道：「我胡亂吃些罷，不然路上要餓的。」蘭英道：「小姐，你這般怕冷，少停坐轎時，倒坐了二小姐的轎子罷。把條被子兒四下擁好，卻也緊湊安逸些。」麗娟點頭道：「如此甚好。」素玉道：「那有此理，還照舊坐罷。」小丹插嘴道：「前日下鄉，小姐曾經說，從不曾坐慣小轎，甚不舒暢。今大小小姐怕風，要換轎坐，倒是好哩。」各為其主，妙。卻是小丫頭見識。蘭英道：「小丹說得是。」那時議定了。

只見擺上飯來，大家吃過。轎夫裝打轎子。麗娟與眾尼一一相別。淨蓮見麗娟身子不安，不便十分兜答，但道：「改日上來相候。」便取出許多乾點，裝了一盒，放在蘭英轎櫃裡，恐怕路上小姐饑時，也好吃些。蘭英取一條摺被，放在素玉轎裡，墊做一個窩兒。素玉道：「姐姐，我竟坐你的轎子，卻是不該。」麗娟道：「妹妹總是一般的，怎說這話。」那時一齊都在佛堂前庭心裡上了轎，然後轎夫進來，上肩抬出。淨蓮又在麗娟轎旁深謝不安，再到素玉轎旁致謝。蘭英等彼此相謝。李彥直謝別淨蓮等，上馬後行。張惠等一總乘了牲口，緩緩相隨。腳夫等裝碗盞盒擔在後。

走了多時，到個冷僻去處，只見一帶樹林，人家絕少。麗娟在轎內看了心驚，蘭英看了也有些害怕。正是：

深山大澤龍蛇聚，密樹幽林有歹徒。

譬道明人無暗事，暗人心地狠糊塗。

做書的且住。前日麗娟等下鄉，是這條路走去，今日麗娟等進城，也從那條路走來。何以前日不見此林，而無心驚害怕的光景，今日卻見那兇惡樹林，便心驚害怕起來？看官有所不知，只為前日毫無別念在胸，過目絕無留意；今日為夢兆驚心，主婢懷疑、計算，一有成心，步步便多感觸。故此麗娟心驚，蘭英害怕。正是：

不關心事如無事，事若關心便用心。

世上只饒癡漢好，再無一事費沉吟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李再思那日打發姪女等往墓祭掃，到初二日，身子便覺健了許多，到外廂各處散步。暗叫喜兒知會白子相。白子相便到李家來。再思接著，悄悄到書房裡，促膝而談。白子相道：「劉二相公已備下聘禮，是白金五百兩，絲緞二百端，金釵四股，金釧珠釧四具，珠花金翠珠寶事件二十枚，銷金大紅摺絲金片嵌字庚帖、禮帖，羊酒等禮物，色色停當。還有送二爺煤金白金二百兩，彩緞五十端，羊酒盒禮，一總從厚的。專等到初四日接得新人轎子，便先著人飛馬報信，立刻將禮物等一面送到二爺這裡來，一面家中上親。來人並不在此打攪，只送到便回。倘有賞封，不妨另日給發。」再思一總依允，便將坐大轎的是姪女，甚有分別的話說知。白子相別去。

再思肚裡尋思：「這事成時，旁人若來問我，我便只都推在劉世譽身上，做那等不端之事，叫我那裡料得到。況且姪女已被搶去成親，大家是體面人家，難道好告官退親不成？旁邊人也不好說到我自己身上。」又尋思：「姪女不從，尋了短見，這便怎處？」又想：「姪女天性至孝，若想到至孝的，一發不該做弄他了。若尋短見，豈不將老父痛殺！況且男婚女嫁是應該的事，料也未必到尋死地位。」想要與二娘說知風聲，算來萬萬不可：「將來要推在劉世譽身上的。今若露了馬腳，豈不是我也知情的了！」便寂寂瞞起。原裝著病體初癒的光景，乃緩步徐行。連白子相來會他，也叫喜兒瞞了不說。

那邊劉世譽初先也得知李續中箭的消息，跌腳大喜，巴不得日日念個咒死經，咒死他方才暢快。以後不見動靜，也丟開不在心上。但與白子相密地商量，朝巴夜望，巴到初四日，絕早即便梳洗打扮，預先叫了許多家人，並招聚了一班打手閒漢，共有五六十人，叫能事家人，說明就裡，領了眾人行事。更叫了五六個有力腳夫，以便更替抬轎。飽摺控束，或馬或步，前前後後，齊奔出城，一路迎將上去，約在半路大樹林邊等候。清早時先打發兩個能事心腹人，直到李家香火庵邊打探——那便是麗娟在閣上所見的人了。一面將盤盒裝了聘禮，叫家人伺候。高興。一等信息到來，即便披紅插花，將禮物送到李家。高興。又叫了兩班吹手，一班在家接親，一班隨盤送禮。高興。朋友向來原少，止請了十數個向來相與親戚，諸色停當，專候佳音。高興。

再說麗娟等轎子到了大樹林邊，一肚裡尋思揣度。正在出神顛倒，只聽得打一聲吶喊，忽然間許多人馬攔路，大叫道：「那大轎裡是我劉府中奶奶，你們要抬到那裡去！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將大轎的腳夫打倒，換了人，飛也似走了。那些抬小轎的人不知高低，一齊歇下，發聲喊，俱四散跑開。走慢的，腳上著了幾棍。李彥直幾乎被打，帶馬望後便跑。李興、張惠的馬被打，便直跳起來。李興早倒撞下馬來；張惠虧是會騎馬的，隨馬亂跑，幸不落地。小廝等都從馬上打下，一時間鬧個沸反。

少停一刻，行兇的人去了。然後眾人漸漸走攏來，彥直與張惠也到。獨見李興倒在地上打哼，因他身體大，跌得重，跌痛了腿與腰肋，眾人扶將起來替他揉擦。看轎子時，獨不見了大轎。抬大轎的腳夫被打，一步一拐的走來，大家驚詫。然都聽得那行兇人亂喊是「劉府」，不知是那個劉家？李興同小廝等卻認得是劉吏部家家人在內，就是腳夫們也有認得的。李興道：「我們快些回去，稟上了二爺，和他家不得干休！」坐轎人都唬個夠死。只有麗娟與蘭英在轎裡，雖則料著這般事，然而也盡吃驚唬了。見搶了大轎去，明知再思與劉家合商毒計，今卻搶去了素玉，暗暗驚中叫喜。李婆與小丹叫苦不迭。是他的小姐。李彥直不勝氣忿，到麗娟轎邊道：「天下有這般異事！大妹，你不驚壞了麼？」麗娟道：「怎不驚壞！這等異變事，那裡說起。快些回去與叔叔說知，在這裡亂他何用！」還見得麗娟有主意。那時上馬的上馬，抬轎的抬轎，打壞的轎人叫他緩緩而回。路上還恐再有人來搶，懷著鬼胎，又氣又怕，一路望城進發。

再表劉世譽在家等信，就像熱鍋上螞蟻，惟恐事體不妥。守到日晡時候，見家人飛馬回來，說：「已在大樹林邊搶了李小姐轎子，如今只差五里路了。」世譽不勝大喜，立叫送聘禮到李家來。

這時李再思同二娘坐在樓上，肚裡尋思：此刻當有消息。轉念未完，只見喜兒飛奔上樓道：「二爺，喜兒小奴才，就是一腳

鬼。不知甚人家，插花披紅，送盤盒羊酒來了。門上人不敢攔阻。」李再思忙問道：「什麼人家送來？我家又沒有喜事。單要瞞二娘。奇怪，奇怪。你快出去打聽實信來報。」喜兒答應便去。只聽得一派鼓樂之聲，人聲嘈雜。二娘張眉瞪眼，不知理會。真正那裡說起！又見喜兒來說道：「那禮盒是劉吏部老爺家裡送來的，說是要了大小姐去了，故此行聘來的。」李再思口中但叫「怎麼說」？便同喜兒慌忙下樓出去。二娘聽了大驚，不得不驚。也隨下樓來打聽。

再思走到大廳上，有劉家掌家到面前來致意道：「半路已迎了小姐，故送聘禮過來，二爺照帖查收便是。」說完，一哄而去。再思倒像唬呆光景，逼真。一字也不說，但叫家人等把禮盒捧進去。二娘也走到屏門後，見將盤盒收進，便道：「這事那裡說起，怎麼便收了他禮物進來？」再思道：「就是後面劉家了。他說半路上迎了大小姐去，故送那聘禮來。」二娘大驚道：「今日是小姐們從墳上轉來，難道半路上竟搶了大小姐去，故送那聘禮來？二爺便該和他理論！好人家怎做出那般醜事來！」再思道：「那裡曉得這個小奴才用此毒計！那裡曉得這個老奴才用此毒計。他們來人放下便走了，叫我向誰理論？」二娘道：「事體未知若何，怎麼便收他禮物？」再思道：「那些盤盒裡邊，自然是些財禮摺匹首飾等物，若不收他進來藏放，不爭的掉在外頭，任人拿去。」當下連忙搬運，收了進去，擺了一後堂。初先鼓樂送來，街坊上也擠了好些人進來，看見送禮人一到便去，李家把禮物收進，便都散出，各去胡猜亂想是何道理，並議論盤盒之內說多道少。你論我說，那都是蠢輩常情，點綴不漏。不在話下。

那時二娘十分著急，無奈終是女流，家中丫鬟婦女們都來聚觀。再思開盒看帖，二娘道：「寫的怎麼？」終是女人見識。再思便取帖看，情狀可想。再思念道：「金釵二股，金釧二具，珠花四樹，珠寶事件八樣，金簪四枝，彩緞二百端，代儀五百兩，羊四隻，酒四壇。」二娘略略看過道：「那幾盒匣銀封，又是怎麼的？」妙。再思道：「想是送我的了。」「想是」，妙。只見小廝們扛酒進來，卻是六壇，羊是六隻。二娘道：「方才聽得是四壇酒，四隻羊，怎麼都是六件了？」妙。再思道：「想也是送我的了。」「想也是」妙。二娘道：「他敢做出這般事來，二爺必然曉得。」再思道：「我病了好幾十天，鎮日不出大門，見我與誰接待來？曉得他怎的！」二娘想來不差，乃道：「如今怎麼好？」再思恨罵道：「沒良心的！好個自罵自。敢做出這般歹事。如今木已成舟，叫我如何擺佈？只是兒子們也該回來了。」

言未畢，只見彥直同小使等帶跌的跑進來，叫道：「不好了，妹妹被劉家搶去了！」再思聽了「妹妹」二字，怪叫道：「怎麼說？」情景逼真。彥直道：「兒子們今早從庵中起身，走到半路大樹林邊，只見有五六十人攔路，喊道：『那大轎裡的是我們劉府裡的奶奶，你們要抬到那裡去！』便一齊動手，打得我們四散跑命。李興都打壞了，坐轎的人個個唬死。不多一刻，那班人去了，我們才走攏來，卻不見了大轎，不差，搶去的是大轎。妹妹被他搶去。」再思忙問道：「大轎是大妹坐的，怎說搶去妹子了？如今大妹在那裡？」奸謀盡露。彥直道：「今早大妹身子不快，嫌大轎空闊，恐受風寒，故與妹妹換轎坐的。」再思聽見，把初先的假氣惱變成了真氣惱，倘躺在一張椅子上，一句話也說不出。逼真摹描之筆。二娘道：「大妹呢？」再思、二娘同問大小姐，心上念頭各別。彥直道：「我馬走得快，先來了。他們這時也好到了。」

言未畢，只見李婆同小丹哭將進來。二娘道：「大小姐呢？」小丹帶哭的道：「回那邊去了，說就來告訴二爺哩。」彥直指著擺的禮盒道：「這是何來？」情景逼真。二娘道：「剛才劉家送來的，說半路迎了小姐去，送來的聘禮。」彥直大怒，便要持棍打碎盒子。彥直好。二娘攔住道：「打他做恁！」只見李興一步一拐的進來，張惠也到。二娘道：「他們人來，你們便該喊叫村莊裡人，出來救護才是。」張惠道：「他們都帶了短棍打人，我們的馬被打，亂跳的走了，李興顛下地來，渾身跌壞。那邊又是個荒野地方，沒有莊堡的。」那時再思見說姪女要來，便叫小使們將盤盒盡數搬到後頭樓上去，尚未搬完，麗娟同著那蘭英等來了。妙。

麗娟叫了「叔叔」，上前福了兩福，再思還了兩揖。此時再思心地裡那裡過意得去？一點良心難味，一種羞慚，打從丹田底下發將上來，漲得兩腮頰通紅，耳根赤紫，好難安放。逼真。忙道：「是有這等事，氣殺我也！」麗娟與二娘各相叫一聲，此時總不暇敘祭掃情由，只講這件事情。再思又再不便說「姪女怎麼換了轎子？」又氣悶。二娘已明知再思決然與劉家商通，要搶的是麗娟，誰料皇天有眼，偏偏換轎坐了。然在麗娟面前又不好說出，只得把劉家的盡情痛罵。情景絕妙。麗娟看了這般情景，也沒有得說，只好肚裡暗笑。見再思羞慚無地，二娘只是痛罵，奇聞。氣忿不過。一家垂頭髮苦，不便久停，遂向二娘道：「且等叔叔定個主意，我今日身子不快，要去睡了。」二娘道：「方才為這氣惱事，人都氣昏了，情景逼真。不曾問得大小姐，怎麼今日便不快起來？」麗娟道：「想是受了些風寒，今早便有些怕冷，又為路上被了驚唬，一發精神不好。」二娘道：「大小姐請回罷，我也不送了。」麗娟道：「叔叔去了。」

轉到自家樓上，對蘭英等道：「你們見麼，方才二爺後堂擺著那些盤盒，分明是和劉家做就圈套，一面搶人，一面行聘。幸虧天理昭彰，老夫人夢裡顯報。不然叫我落他圈套，怎生是好！」蘭英道：「二爺使心用心，如今報應在自己身上，可見天理是有的。」張婆道：「也不曉得二爺有這般噁心腸，自家骨肉，竟同陌路。」王忠的妻子與秋黍道：「我等只聽得吹手沸反，出去看時，聽得說劉家搶了小姐去，把我們唬得魂飛魄散，沒做理會處。情理逼真。後見大相公回來，說搶了二小姐去，總是疑惑不決。直待接見了小姐，方才放心。」蘭英道：「此時二小姐心裡不知怎樣煩惱哩！劉家看見了二小姐，不知怎生發急，還有一場大是非哩！」說到此處，大家笑了一回。麗娟道：「隔牆有耳，莫使被人聽得，過去述了，一發要致恨的。有見識，又是忠厚處。假如這件事我若當之，惟有一死，一死不打緊，叫我老爺怎生存濟！」說到此際，不覺淒然。設身處地，何以為情。又道：「若非老夫人托夢，蘭英參破，決墮術中，此時我已非我了。」說到此處，潸然淚下。張婆道：「如今縱搶的是二小姐，後來老爺回家，必曉得事體起根下落，到那時，二爺的臉面放在那裡？」麗娟道：「良心已死了，顧甚臉面。」當下說了多時，天色晚了，掌燈上樓，吃了夜飯，收拾安置不表。

再說劉世馨打發盤盒去後，一面鋪氈結彩，不多時，送禮人回。李小姐轎子將到，樂人便鬧鼓吹。白子相道：「今日李小姐來，出於倉卒，決然受驚啼哭，不便照俗禮祭拜天地，恐旁人觀看不雅。」世馨道：「禮豈為我輩而設？我已吩咐，竟抬進新房出轎，我已叫了能言的婦女們在旁勸慰。」只見新人轎子到了，家人報進，婦女們出接。

那素玉自半路被搶，不知頭由，唬得魂不附體。只見得轎子如飛，不知抬往何處。走夠多時，進了城，到一家門首。聽見鼓樂喧天，多少婦女簇擁進去，歇轎掀簾。素玉兩袖緊掩面孔，死也不放，只管啼哭。生成道理。眾婦女也不敢去扯他的手，只好攙扶出來，進房入帳坐下。世馨隨著進房，雖不能見他杏臉桃腮，然見了那綠鬢烏雲，紅裙翠袖，足下金蓮窄窄，頭上珠翠交加，滿心歡喜。那知空歡喜。吩咐婦女們好生服侍。

大廳上設了酒席，相請親戚到來。那些親戚見請，不知其故，直待到了，方曉得是做親。而不知此親從何時結下，何以一時倉卒，更覺得毫無次序。白子相會見，略略敘些原委，眾人方曉得那搶親的緣故。素知世馨是思遠的愛子，更兼富貴之家，作為自與人不同，眾人一味奉承說好，管他則甚。不勝三慨。世馨出來陪客，開懷暢飲。

那時素玉已知是做親情景，想：「我們都是官府人家，他來求親，我爹爹自然應允，何必像那鄉愚舉動。我哥哥回去說了，我爹爹自與他怎肯干休！」只聽見一婦人道：「李小姐，你被半路抬自然不曉得緣故，我對小姐說個根由：這便是能言的婦人了。我家姓劉，新官人便是二相公。我家老爺現任吏部，與府上只隔得一條街。小姐也自然曉得。我二相公因愛李小姐，情願結親，故爾造次。今日已送過聘禮，是尊府二爺收的。小姐既到我家，便是自己家裡了，勿生煩惱。」素玉聽了，方知就裡，然而還不曉得錯搶之情。只因那些婦女依主之命，不敢吐露底細，恐傷了他叔姪之情。素玉又想道：「既然我父許他，只該憑媒依禮的嫁我，我怎敢違命。怎弄出這等勾當，被人恥笑！」心中忿悶，不論搶是搶的人，生成要氣悶。愈加啼哭。又聽見一婦人道：「小姐，你已到來半日，想必餓了，請用酒飯。若不用酒，用些點心。」以不入耳之言來相勸勉。素玉只是掩面而哭，並不則聲。又聽得道：「我家二相公把銀錢看得甚輕，小姐可以做得主，一萬五千，悉憑你用。這猶不足為奇，明日我二相公高中了，做了個絕大的官，那時小姐傾刻便是一品夫人了，好不榮耀哩。說好話的人。請小姐不要哭了。」素玉只是個哭，那些婦女急得沒擺佈。

只見眾人送世譽進房，各各遞了酒，混了一回出去。世譽已有些醉意，見李小姐在幔裡兀是嗚嗚的哭，便道：「你們一些不會服侍，總不解勸，還惹得小姐這般煩惱。」眾婦女道：「著實解勸，不知小姐為何只管啼哭。」世譽喝道：「你們那班奴才該打！什麼啼哭？一總出去！」眾婦女巴不能脫身，說道「去了」，一哄而出。

世譽閉了房門，揭起繡幔，走近身邊，說道：「小姐，請安置罷。小生向慕芳姿，今日得諧魚水，真個三生有幸。實感佩深切，決不負小姐。以為「啼哭」兩字得罪了李小姐，也是世譽一段苦心。這一篇話，也還有文理。今日造次得罪，累小姐擔受虛驚，只緣愛慕心誠，刻求完聚。不覺輕舉妄動。還求小姐包容，幸勿介意。」素玉聽見對頭軟語溫存，心裡想道：「那人卻不暴厲。」十分煩惱，減了八九，便住了哭。莫謂素玉無志氣，女人嫁丈夫，想來終身要跟他，是一件沒法的事。世譽要移燭進幔照他，恐李小姐害羞，反為不美。便移遠了燈，替他卸了首飾，抱到床上。那時興發如狂，解衣就寢。顧不得他嫩蕊嬌花，一霎時風狂雨驟；素玉此時做主不得，任其所為。正是：

女適當時，郎應久戀。彩上林之繁蕊，粉蝶黃蜂；收江左之春光，雛鶯乳燕。恣情歡暢，尚憐一點腥紅；勉意交酬，未解滿腔愁線。只道是向日樓頭美女，此夕懷中乍擁，殊愜素心；入情入妙之筆。卻誰知今宵被底新人，來朝枕畔微窺，竟違初見。濃妝豔裹，身材想是相同，掩袖藏羞，面貌因而難辨。盡往昔積成妄想，深用溫存；恐將來露出尊容，頓翻心念。

明早醒來，世譽披衣起身，素玉側身朝裡。世譽道：「小姐，你再睡一睡，我先起去。叫丫鬟們煎參湯來你吃。」素玉不好答應。世譽下床，揭起繡幔，看他雲髻蓬鬆，釵環橫卸，想起昨日搶來，受了驚唬，心裡十分愛恤，便磕在他身上，要親熱一番。世譽也會溫存。手捧著李小姐的臉，趁了亮光，一見時，吃驚不小，放手不及。正是：

三生石上欠姻緣，怎得蟬娟枕畔眠。

一夜溫存空自許，高唐夢杳隔神仙。

這一番識破，有分教：

色膽變癡情，種種癡情惟重色；

羞顏成惡念，重重惡念只緣羞。

未知劉世譽見了素玉有何話說，且看下回分解。